

扯面里的乡愁

■ 谭胜鹏

许久未吃家乡的扯面了,国庆假期与友人游玩途经赤水镇,便邀大家前往品尝家乡美食——赤水扯面。

步入街头一家不起眼的扯面馆,便传来一阵“啪啪”的声响,定眼望向后厨,原来是扯面制作时的声响——面团甩在案板上的“啪”,一声又一声,沉闷、结实,在狭长的街巷里荡开,那声音,却像一根无形的线,将过路人的脚步都绊住了。

店里只有一个师傅,是个50岁上下的汉子。光着膀子,只套一件洗得发白的汗衫。他不大说话,全神贯注在那团面上,肩膀与手臂的肌肉,随着他每一次发力起伏抖动。我看得有些痴了。这哪里是在扯面,分明是在与一个顽固的灵魂角力。他将那面拉成长长的一条,双臂一振,面便在空中划出一道半弧,“啪”的一声,脆生生地打回案上。这一“扯”一“摔”之间,仿佛将面里最后一丝犹豫与绵软都驱赶尽了,只剩下紧绷绷的、肌腱一般的韧性。我终于明白,为何这面叫“扯面”,一个“扯”字是两种力量的对峙与撕扯。

浇头是早就备好的,大铁锅里,

赤水河畔的辣子与汉源的椒,熬成一片沉甸甸的、油亮亮的红。师傅抄起海碗,筷子伸进滚水一捞、一提,那筋骨铮铮的面条便服服帖帖地卧入碗中。勺滚烫的红油浇头泼上去,“滋啦”一声,霸道的香气直冲鼻腔。

入了座,一盘秘制的腊汁肉和透着麦香的牛舌饼先端上了桌,再剥几瓣大蒜,在扯面没上之前便吃得满口溢香。随后冒着热气的扯面端到了眼前,它极有韧劲,牙齿切开时,能感到清晰的抵抗,仿佛能听见面条在口腔里“嘣”的一声弹开。韧劲之后,却又奇异地滑,裹着那厚重滚烫的油辣,一路浩浩荡荡地冲下去,烫得人额头冒汗,却又止不住地想再吃下一口。那辣,不是尖酸的刺痛,而是一种钝感的、温暖的包裹,从喉头一直熨帖到胃腹,将四肢百骸里的寒气与倦意都逼了出来。

多年前,我也曾坐在这样一家窄小的店里,对面坐着父亲。那时我还小,被这面辣得嘶嘶吸气,眼泪汪汪。父亲笑着说:“吃面,就要吃出个响声来。”他随即示范,挑起一大箸,呼呼地吸入口中,那声音酣畅淋漓。我学着他的样子,努力发出笨拙的响声,他便哈哈大笑,那笑

声似乎比面汤的热气还要蒸腾。那时的赤水河,在我听来,水声也大抵如此,混着父亲的笑,混着面条的吸溜声,成为一种喧腾而坚实的背景。

这天恰逢赤水集市,店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,各样的声音也起来了。这些声音和师傅摔打面团的声音,以及满堂呼呼呼吃面的声音交织在一起,喧腾而踏实。我忽然懂了父亲那句话。吃出响声,是为了吃出那股子气,那股子与生活较劲、又最终将其吞咽下肚的豪气与力气。

走出小店,黄昏的赤水河就在

不远处流淌,水声汤汤,浑厚而连绵。我忽然觉得,那碗扯面的味道,那贯穿始终的响声,与这赤水河的水声,与父亲当年的笑声,其实并无分别。它们都是时间之河冲刷不掉的石头,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,被一碗面扯住,让你在辛辣与滚烫中,再次触摸到生命那粗糙而温暖的底色。

回望一眼那烟雾缭绕的窄门,那“啪、啪”的摔打声,还在耳畔久久回响,已化作了挣扎不断的浓浓乡情。



图片由AI生成

采蘑菇的人

■ 禅香雪

桦林公园,六七个妇女提着各式各样的袋子,手拿一根指头粗的木棍,时不时弯腰翻开树根上覆盖的黄叶,似乎在寻找什么。没有找到,摇摇头又提起袋子拿着木棍,走向下一棵树的树根。

这几天阿勒泰地区雨雪交加,气温降到0℃以下。今日放晴,阳光像被洗过一样,照在被雪水洗过的桦树林子里,闪着金子般纯净的光芒。天空比以往更加湛蓝,云朵比以往更加纯白。一阵风吹过,悬在枝头的黄叶、绿叶、半黄半绿的叶子抖得哗啦啦地响。有些叶子激动地攀着秋风打秋千,摇着晃着便落进克兰河,顺着水流飘向远方。

游人大多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行走在公园的木栈道上。只有小伙子大姑娘穿着毛呢或者带有绒胆的冲锋衣,钻进还没有落光叶子的桦树林里拍照。他们沉醉在哗啦啦的林风中,不恋归路。

我顺着木栈道往前跑,阳光跟着我跑,蓝天跟着我跑,白云跟着我跑。我怎么跑都跑不出它们的踪迹。只要抬头看上去,那抹阳光就在眼前,那片蓝天就在头顶,那团白云就在树梢。尤其是枯死的桦林树梢,白云就更加清晰,连边上飘动的絮丝都看得一目了然。

跑着跑着,我就发现一个妇女提着袋子拿着短木棍走在木栈道上。木棍有50厘米长,不像是拐杖。她们拿着什么呢?有个妇女走到一棵枯根旁,走下木栈道,蹲下来,用木棍翻开堆积的黄叶,一朵蘑菇露出来,她惊喜地用手去摘,摘下来打开袋子放进去。我这才知道,她们拿着木棍是在桦林里找蘑菇,摘蘑菇。

这桦林是野生林,年年都有新生的,年年都有枯死的。枯死的树上会长蘑菇。这样木上长出的蘑菇,汲取了桦木残留的养分,味道应该比其他树木上长出的蘑菇更鲜美,更有营养吧。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多人出来采蘑菇呢?

那天大雨,我们一家人走进桦林,转了两个多小时,也没发现蘑菇。返回时,有个中年男子从我们身旁经过,一只手打着伞,一只手里捧着一大团蘑菇。蘑菇跟着他走路的节奏一上一下,晃晃悠悠,像枯木开出的花,充满生命力。

我紧走几步,跟着他,仔细看他手里的蘑菇。有大大的瓣,厚实且纹路细密,像扇子;有还没长开来的小蘑菇,肥嘟嘟的,贴着蘑菇根,一闪一闪,像婴儿张开的小嘴在呼吸。

这蘑菇,浸透了秋雨,沉甸甸的。男子就那样捧在掌心里,舍不得扔掉。他走得很快,我需要小跑才能跟得上。跑了100米远,我直喘气,便放缓了脚步,往路边的树上瞅。我也想发现那样一大团蘑菇。

下了几天雨,飘了几天雪,这蘑菇该长出来一林子吧。这些妇女每个人的袋子都鼓鼓囊囊的,装满了蘑菇。只可惜,我跑进来时,既没有带手提袋,也没有拿小刀,摘到蘑菇也没地方装。

望着妇女翻动桦树叶的身影,我满心羡慕。那些金黄的叶子,被木棍翻起来,又被一阵大风吹走了,飘到另一棵白色的树根下。不知那棵树根下,是否藏着一簇簇雪后新长出来的蘑菇?

丈量古韵渭南的文化厚度

■ 清泉东风

转眼间,秋天已经变成了一串串的故事,冬天的到来把时节变成了一道道诱人的风景。到处都是落叶,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大自然轮回的亲切。冬天的到来,也预示着春天到来的一种承诺。就在前几天,宝鸡有文友说要从西府来,我规划好要去的地方,要让文友能亲身感受到东府文化底蕴的丰厚和内涵。

秦东渭南,是一座充满历史韵味的城市,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,每一页都写满了岁月的故事。我们选择了具有华夏文明历史的西岳庙、潼关古城、蒲城的诸多纪念馆、清代考院以及韩城的司马迁祠,亲身体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。

西岳庙,这座祭祀西岳华山神的庙宇,素有“陕西故宫”之称。庙

内有着历史年轮的松柏,在初冬的寒风中依然挺拔,枝头的叶子虽已泛黄,但却透着一种坚韧的美。它们像是忠诚的卫士,守护着这座历经千年的庙宇。地上金黄的落叶,像是星星点点散落的“金粉”,映照着历史进程。我们漫步在西岳庙中,感受到了古人对华山的敬畏与尊崇。它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,更是中华文化中对自然崇拜和敬畏精神的生动体现,也能清晰感受华夏文明的根脉。

潼关古城是这次行程的第二站,我们在这里探寻那隐匿于岁月深处的沧桑与辉煌。翘首站在具有历史重要关口的潼关古城上,远眺三河口,一幅雄浑壮阔又饱含历史韵味的画卷就在眼前徐徐展开。脚踩在城墙土上,徜徉在水坡巷,古朴的城墙和昔日历史

便在眼前浮现。沿着古老的石板路前行,脚下的石板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如玉,街道两旁的古建筑错落有致,飞檐斗拱、雕梁画栋,虽历经风雨侵蚀,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繁华与精致。

置身三河口,这里是黄河、渭河和洛河的交汇处,远望三条河流犹如三条巨龙,奔腾而来,在此汇聚融合。初冬的河水略显清瘦,但却不失雄浑的气势。黄河水裹挟着泥沙,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滚滚东去,那浑浊的黄色水流仿佛是大地的血脉,流淌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记忆。渭河则相对平静,河水清澈见底,与黄河水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而洛河,宛如一条丝带,轻盈地汇入其中,为这片雄浑的水域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。

韩城是这次行程的最后一站,

我们去了韩城文庙(博物馆)、党家村、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。党家村被称为“民居瑰宝”,梁带村芮国遗址入选2005年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,它们共同构成了韩城独特的文化景观。拜谒司马迁祠是我们这次行程最重要的安排,因为它是为了纪念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而建。站在祠前,我们仰望高耸的牌坊和宏伟的建筑,心中不免涌起一股崇敬之情。

这次行程虽然只是秦东渭南的一部分,但是也可以称之为:在渭南的“文化探究”。它让我们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中,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。每一处古迹、每一座纪念馆,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,它们都是渭南的骄傲,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。

老顽童

■ 李一平

外婆家在一个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。我的童年就是在那度过。

小时候没有太大的压力,上学回家后除了玩儿就是玩儿,因此我的朋友非常多,但是论特别的还得是他了。

外公在空闲时间,总会徒步到对面的山上,找他的好朋友孙爷爷。每次外公去找他时我就屁颠屁颠地跟着。

孙爷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顽童。他穿着一件破袍子,白色的头发几乎垂到肩膀,经常扎一个小辫。细看之下,他的脸像山

顶的巨石,棱角分明,但饱经风霜,布满尘垢;睫毛像茂密的树枝,朝上生长,但又密又长,杂乱无章;嘴像山中的灵芝,生长百年,但并不粗糙,仍光滑油亮。最奇怪的是孙爷爷的头发全都白了,但他那长长的山羊胡却乌黑发亮。别看孙爷爷的外表如同一位浪迹天涯的侠客,可他的内心却是一个天真顽皮的孩童。

有一次,我和外公去找他下棋。之前他输给了外公,所以这次他闭门不出,还在屋里瓮声瓮气地喊道:“你让你孙子跟我下一盘儿,否则我永远都不跟你下。”外公知道孙爷爷

的脾气,便让我和他下棋。不知是孙爷爷故意让着我,还是太过轻敌,竟然输给了我。但他却没有不开心,反而高兴地说:“好了,我输给了你。以后你就可以跟我一起玩儿了。”

从此以后我就天天去找孙爷爷。孙爷爷每次见到我,都特别开心,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以前的事。我才知道孙爷爷以打鱼为生,虽然辛苦,但是也算过得逍遥自在。我天真地说:“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,可以每天都出去捞鱼。”不知怎的,孙爷爷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凄凉,只持续了几秒钟,就立刻消失了。

夕阳西下,我望向孙爷爷的住所,那低矮的小屋显得高大,又显得凄冷落寞。